



播音主持语言研究十篇

于根元摇著



目摇录

员	中国播音学的奠基和发展 (员)
圆	播音主持工作者是播音主持重要的研究者 (圆)
猿	摇——员圆年 员月 苑日第十届全国优秀播音与主持论文讲评 应用语言学研究的现状、发展趋势和播音 主持艺术 (猿)
源	摇——员圆年 员月 员日在第 圆期全国广播影视系统专业干 部(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培训班上的讲课 深入研究,改进方法,提高水平 (源)
缘	摇——圆年 员月 缘日第十一届全国优秀播音与主持论文讲评 实践者关于中国播音学的新建设 (缘)
远	播音主持语言研究六题 (远)
员	摇——圆年 圆月 愿日~源月 源日在北京广播学院播音 主持艺术学院 级语言学研修班上讨论的发言



苑	发展中国语言传播学说	(苑源)
愿	我研究播音主持语言	(苑愿)
怨	提高播音主持教学水平的几点建议	(苑愿)
园	关于媒体语言研究的若干思考	(苑园)

附录一摇陈醇访谈录

附录二摇关山访谈录

后摇记



1

中国播音学的奠基和发展

一、说 明

我 1998 年 11 月从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调到了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担任研究和教学工作。走上新的工作岗位，首先要学习。

我过去还是重视播音主持语言的，跟这个领域有过一些接触。例如，牛印文、吴为章、姚喜双编著的《广播电视语言应用》（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 年），原来计划是“语言文字应用”丛书的一种，我是这部丛书的副主编。后来周洪波写了书评《广播电视语言：语言应用研究的新天地——读牛印文等〈广播电视语言应用〉》，发在《语言文字应用》1992 年第 1 期也就是创刊号上，是我约的稿，我还提供了一些想法。同一年第 3 期上发了姚喜双的《文章做在耳朵上——听觉是确定播音停连和重音位置的重要依据》，也是我约的稿。吴郁的《主持人即兴口语特点探讨》（《语言文字应用》1995 年第 2 期）和《主持人语言个性的层面分析》



（《语言文字应用》1996年第2期），是经过我的手发表的。刊物为前一篇开了栏目“广播影视语言”，为后一篇开了栏目“主持人语言”。我1996年在书海出版社出的《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一书里，专门有一章是《广播电视新闻语言》。我还参加了1997年8月3日《语言文字应用》编辑部召开的“主持人语言研讨会”，有一个发言。座谈会发言摘要刊登在《语言文字应用》1997年第4期上。

我现在需要进一步学习，是因为原来基本上是一些了解，现在需要进一步研究。我主要研究应用语言学，研究过一些分支学科。播音主持语言是重要的分支学科，里面有许多新鲜的经验，也有许多需要解决的困惑。有机会对此作比较深入的研究，对应用语言学总体的研究会很大的帮助。我刚给播音系本科生开课，也给研修班讲了两次，同老师、同学有了初步的接触，我更感到这是个值得献身的领域。这个领域很重要，受到重视，影响很大，有了许多成绩，也有不少问题。这是一个很可以做学问的领域。我愿意踏踏实实地在这个领域里多做一些事情。既然作为一个事业来做，首先要沉下来，学习。

我近来读了近二十部有关的专著和教材，还有些文章。比较细的读了张颂主编的《中国播音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这是中国播音学的奠基之作。还有吴为章的《广播语言研究述评——为纪念人民广播事业诞生50周年而作》。吴为章写这篇论文，查阅了近二百篇文件、论文、文章，十多部教材专著。她一是为了纪念，二是“为了掌握学科发展现状，以利后来的研究”。三万多字的论文是1990年完成的，当初只是在北京应用语言学会编的《1990年研讨会论文（提要）》里登了个提要，全文收在《广播电视话语研究选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里。胡裕树在选集的“序”里称赞这篇论文：“可以说是广播语言研究小史”，“我认为它对于从事这一课题学习或研究的人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入门



必读”。有了这篇论文，省却了我许多查检和思考的时间。

吴郁在《直面主持人语言现实，研究主持人语言规律》（《语言文字应用》1997年第4期）里说，关于主持人语言研究，要避免两种倾向，“一是来自实践的研究，应避免只停留在个人经验体会层面，要主动寻求理论的支持”；二是来自相关学科理论的研究，要深入主持人语言实际，与广播电视传播的要求相结合，防止“两张皮”简单相加。深入主持人语言实际，“收集占有原始语言材料为第一要义”，“有明显指向、有计划地跟踪记录某个（类）节目或某个人的主持语言活动”，“与对主持人的采访调查相结合”。关于前一种倾向，还应该说要从实践中验证、补充、修正原有的理论和提出新的理论。关于后一种倾向，其实有材料、认识交替促进的规律。不过，我目前，无论如何说，还是深入播音主持语言的实际不够。我打算下一步作多方面的调查。现在的认识，当然是很初步的，许多地方是提出问题而远不是解决问题，有许多认识是不妥的。现在的认识，有助于我下一步的调查，而且认识总有个过程，或许现在的认识也有一些可取的地方，所以还是拿出来作为我这方面学习的第一份作业。

二、奠 基

张颂主编的《中国播音学》，是中国播音学的奠基之作，或者说它是奠基的代表作。它基本上是这个领域里对以前的“经验的总结与升华”，“理论的概说与融汇”。1940年12月30日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为标志的人民广播播音事业开创以来，“人民广播半个多世纪的播音创作实践，以及对这些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的探索，为中国播音学的研究和建立奠定了基础。”《中国播音学》的第二章《播音发展概说》，主要叙述了播音和播音工作的发展。吴为章的《广播语言研究述评》，主要分析了研究的发展。吴为章把1940年底以来的广播语言研究分为五个时期。一、萌芽时期（1940



~1949)。主要提出了广播要适合“听”的起码要求。二、探索时期（1950~1965）。提出不做报纸的“有声版”和“学会自己走路”的方针。著名专家学者叶圣陶、老舍、吕叔湘、朱德熙等关心和参与，使研究逐步上升到理论总结。广播工作者发表了许多关于广播语言根本特点的文章。1958年5月，我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开始试播。1959年9月，北京广播学院成立，广播电视事业有了高等学府、高等师资和科研队伍，不少教师参加了播音语言问题的讨论。三、停滞时期（1966~1976）。四、复苏时期（1977~1979）。主要研究成果是清除文化大革命中“八股腔”的流毒。五、发展时期（1980~）。1980年10月召开了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重申“自己走路”的方针和再次呼吁创建“广播体”。总结了广播语言的根本特点和要求。1982年4月13日在北京召开的“广播特点学术讨论会”，把有声语言的运用提到了建设“广播体”的首位，施旗等《广播语言的运用》（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是较早出版的以“广播语言”命名的书。施旗的《广播电视语言》（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是“比较系统、比较全面地论述广播电视语言的著作”。牛印文等编著的《广播电视语言应用》，在理论指导和研究方法上都有所发展。其中姚喜双编写的部分，实际上成了《中国播音学》导论部分第1~6章的雏形。此外，许多同志提出建立广播电视语言学。林兴仁的《实用广播语言语体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是探讨和构建我国汉语广播语体学的第一部专著。很多人注意探讨播音风格问题。姚喜双1992年于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播音风格探》，后来也是《中国播音学》的有关内容。1981年徐曼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广播节目《空中之友》，带来了中国主持人节目和主持人语言研究的蓬勃发展。1987年8月16日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播音学研究会成立，学会刊物《播音界》创刊。

一个完整的学说，应该有史有论，姚、吴的这些研究，既是分



析了中国播音学形成的过程、背景、基础，本身又是中国播音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吴为章这篇文章完成在《中国播音学》出版之前，全文披露是在《中国播音学》出版之后，我真不知道把它作为中国播音学奠基的一部分好呢还是作为奠基之后的发展好。说《中国播音学》是中国播音学奠基的代表作可能是比较合适的，或者说奠基本身也有发展。不管怎么说，《中国播音学》在继承和发扬方面是很自觉的。姚喜双在稍后出版的《播音学概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里，把《中国播音学》里的《播音发展概论》发展成第四编“发展论”，除了讨论“播音的继承与借鉴”和“播音的发展与创新”，特别探讨了“未来播音的展望”，显示了现代播音学的思想。

《中国播音学》这部书，还不只是总结别人的经验和理论，也是一批有实际经验的作者的学术思想的总结和提高。这部书的作者，都时间或长或短地参加了我国的播音工作。有的是播音教育家、播音学家。有的曾经师从我国杰出的播音家、播音教育家。多数担任过播音员和主持人，有的是优秀的播音员和主持人。《中国播音学》还是作为这批人集体的工程来完成的。1993年12月的后记说：“从开题，国家教委批准立项，到三校改毕，几乎是五年的时间。”19人撰写。吴郁主编24万字的有一定系统的《播音学简明教程》，是66万字的《中国播音学》的雏形，16位作者，多数是《中国播音学》的撰稿人。第一版1985年发行，1988年的仍然叫第一版，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为“中国播音学丛书”。1997年仍在印刷发行，现在主要作为大专的教材。为《中国播音学》作了准备的“中国播音学丛书”，还有：徐恒《播音发声学》（1985），毕征主编的《播音文体业务理论》（1989），张颂《播音创作基础》（1990），张颂《播音语言通论》（1994）。吴郁《节目主持艺术探》（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里有一部分文章是在撰写《中国播音学》期间完成和发表的。



说《中国播音学》是中国播音学的奠基之作，首先是它明确了学科的定位。一个学科是否形成，很重要的一个标志是看这个学科有没有定位——明确与相关学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主要的地方。《中国播音学》确定了中国播音学的位置。它既不跟相关学科混淆，又不跟相关学科割裂，更不是“现代汉语”加播音方面的语料，也不只是语言学理论在播音方面的应用而自己并没有理论。它大体属于应用语言学的语言艺术门类，或者说是应用语言学 and 艺术的交叉学科，或者说播音语言属于应用语言学的范围。第一章说：“播音，从广义上讲，是指电台、电视台等传播媒介所进行的一切有声语言和副语言传播信息的活动（它包括各种声音、音响、音乐、语言、文字、图像等的传播）。”这里研究的是：“播音员和主持人运用有声语言和副语言，通过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所进行的传播信息的创造性活动。”又说：“播音学这门学科虽然受其他学科的制约，但又不能为某一学科所代替，有它自身的矛盾运动规律，有它自己的质的规定性。”“中国播音学，是研究中国的播音，主要是人民广播的播音。其播音学，以播音创作为研究对象，是研究播音创作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播音创作是动态系统、开放系统、弹性系统、全息系统。第三章说明播音语言有传播性、艺术性，主要是新闻性。全书许多地方说明同书面语言、以及其他口头交际的联系与区别。而且研究了下位的语体。

在确定学科位置方面，作者是很清醒的。张颂在《播音创作基础》的“总说”里说：

作为语言艺术的一个门类，像其他语言艺术的基础理论一样，都存在着语言艺术的共性，这共性必然寓于各自的个性之中。但是，长期以来，播音创作基础汲取了过多的其他语言艺术的规律，鲜有自己的特色。作为新兴的学科，无可厚非，今后也还要多方面汲取营养。但是不能长期处于这个状况，应该更深地开掘自身的规律，更快地形



成自身的体系。

播音创作基础应该有符合自身规律的概念、表述，尽可能划清与其他语言艺术近似而又容易混同的那些概念和表述的界限。至少，我们不应满足于“外来语”。如果这也叫标新立异，那不只是概念、表述的变化，恰恰是为了深入事物内里，标规律之新，立体系之异。

说《中国播音学》是中国播音学的奠基之作，还因为《中国播音学》和它代表的一批著作，在理论、方法、指导思想、实践性方面有比较高的起点。首先是开阔了应用语言学研究的天地，提出了和初步讨论了很有价值的可以说是属于语言哲学层次的理论问题。周洪波在《广播电视语言：语言应用研究的新天地》一文里就说过：

研究广播电视语言的应用，开阔了语言应用研究的天地。举例来说，广播电视语言应用中，人名、地名的后头不宜过多使用代词，倒装句和“列举分承”句子的使用要十分谨慎，点号的实际应用跟通常用法也不完全相同，那么，从便于听的角度对代词、语句格式、标点符号作深入的研究，不仅是广播电视语言研究的课题，也是其他领域里语言应用研究的新课题。播音中重音、停连的选择需要有句群这一语言环境作参考，其实，教学语言、演讲语言，甚至于平时说话又何尝不重视这一问题呢？从重音、停连的角度来研究句群，具有普遍的价值。多层次、多角度地描写与考察广播电视的下位语体，标志着语体描写工作系统性的加强，这是广播电视语体研究的需要，也是其他领域语体研究的需要，多角度地具体地研究体态语，是我国语言应用研究的弱点。近些年来，一些中青年语言学者注重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注重从语言学角度来探索，是十分可喜的。当然，研究电视口播新闻里的体态，是研



究体态语的一个重要的侧面。

广播电视语言自成为一种语体，有自己的特点。对它们加以研究，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开拓了语言应用研究的新天地。适听化、口语化、立体化的原则，是生活中语言应用的一般原则，研究这些原则，还能够帮助语言研究者把视野更多地引导到实际的、动态的、生活里的语言上来。……其实，搞语言研究的人，对广播电视语言有更多的了解，不仅对研究有帮助，而且对改进人们的语言使用有所帮助。如果我们在使用语言时，更多地注意到适听化、口语化和立体化，不是能提高表达效果吗？如果我们写的稿子注意了这些原则，到了电台、电视台的编辑和播音员手里，不也省去了文字上的再加工吗？

还如语点、逆向式内在语等问题的探讨，很有意义。

《中国播音学》的《口语表达训练概说》部分谈到“扩展、编码阶段”时说：“在内部言语阶段，我们的脑子里只是形成一些‘语点’，现在，要把‘点’连成‘线’。”（270页。下面不特别说明的页码，都是《中国播音学》的）吴郁在《节目主持艺术探》的《热线谈话与主持人素质》一文里说：“主持人表达的观点是以‘语点’形式在头脑中闪现的，所谓‘语点’，是一些高度概括的、关键的词语片断，还不是展开的完整的句子。”我们平时即兴发言，的确是先有一些语言片断。要记一个事，往往也是几个字。读书的时候，在边上批几个字，自己看得懂。有时候写文章的时候，不是先列提纲，而是写了好多语点。有时候已经成篇了，怕说的时候忘掉，脑子里或者纸上记几个字。拿着成文的稿子说，似乎容易像念，拿着语点说，比较活。我们有的讲稿不是提纲，不是草稿，而是一个个语点。有的语点不是内容上很重要的，有的是帮助记忆，有的是容易忘掉但是有意思的枝蔓。有时候，日子一长，自己看着这些记下来的语点，一下子也想不起来是什么意思了。现在有的文



章的前面除了提要之外，还有主题词或者关键词，有的文件的后面，也有。这是成文后写出来的。扩展前和回收后，大概不是一个样子。多找一些语点的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对内部语言、记忆、思维、口头和书面表达的研究，会有许多新的认识。

又如第二十二章讨论到的逆向式内在语。尤其是回昧性内在语“一般用在段落、层次、特别是全文的结尾处”。例如：

这张照片的主人已经不在人间了，照片本身也在一场浩劫中化成了灰烬，但是，当时的情景却永远留在我和妻子的心里。（彭总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还说：“有时甚至用一个简单的标点符号，也可以使播音员通过视觉的提前量得到前置提示，运用恰当的语气造成相应的意境和回味的无限空间”。例如：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可见得表达出来的语言同思维常常是不同步的，同内部语言也常常不同步了。思维常常有些超前。有些超前的思维和将要表达的语言可以倒过来影响现在的表达。语法里也有这种情况，现代语言学里叫“逆照应”。细细讨论起来，里面还会有许多学问。播音的时候要专注，不专注会影响播音，但是，如果碰到上面的情况，播音员视线又要有提前量，没有提前量也影响播音。这就有专注的度的问题了。第二十七章讨论口语表达的基础训练的时候说：“善于分配注意，对播音工作者是十分重要的。举采访为例，要研究采访对象，选择提问角度，边听边记录，不断组织新话题等等。一个‘一心不能二用’的人就很难胜任这项工作了。”这里有理论问题，也有训练的问题，训练的问题也会影响理论问题。演话剧的潜台词主要是读剧本、对台词的时候用的。排练的时候用得少了，而且不是用来看的。没有多少时间甚至没有时间准备的播音还要视线有多少提前量，是很难的。我试了一下，听的时候可以分心，默念的时候也可以，一般的念也还行，比较正式的念基本上就不行了，只有



停顿或者尽量少的影响一下正式念的情况下分心，而这个分心又要很专注，快分快收。别人的体会不知如何，训练有素的人不知如何。大概文字比较多的逆向式内在语在没有多少时间准备的播音中是不很适用的。语法修辞里如倒装一类，大概有预设，语言里很多方面都有这种情况，有经验的人会有预感，这也是一种语感。培养这种语感可以减少分心。

又如第三十三章说：“新闻评论从新闻的角度看是‘易碎品’，一旦失去时机，也就失去了发表的价值。但从文章欣赏的角度看，好的新闻评论却是‘长寿’的。这是因为新闻评论写作，对技巧也是很讲究的。”看来用长寿、稳定论语言现象、语言成品、语言样式为上品，在很多情况下是行不通的。语言是亚稳体，是由比较稳定的内核和比较活跃的外层加上中介状态构成的，这些部分都为实际服务，这些相关的部分合在一起才是语言。运动的每一部分运动时间有短有长，但总体来说都是短暂的，运动以及它的规律是永恒的。研究极短暂的运动现象也有特有的长寿的价值。

1996~1997年，我同朋友们讨论语言哲学问题，有一个成果是进行了语言学学科的重新分类，总的是语言学，里面分语言本体研究和应用语言学研究，两部分里都有理论，前一部分的基础理论叫普通语言学，后一部分的理论叫应用语言学理论，应用语言学理论中又有应用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理论。讨论语言学两部分理论的总体规律的部分叫语言哲学。我已经开始给学生上应用语言学的课，同时准备编大学本科和硕士研究生的教材《应用语言学》。我同朋友们已经编写了《应用语言学理论纲要》，初步梳理了一部分应用语言学的基础理论，就是缺应用语言学的应用技术理论部分。我在《中国播音学》里找到了不少这方面的理论。《中国播音学》谈应用技术的时候，往往谈理论根据，这些就是应用技术理论。例如第三十四章谈到通讯播音语言特点的时候说，第一是亲切朴实感。根据一是人际交流的经验，要平等、平和对待受众；二是通讯体裁的真



实性特征也决定如此；三是收听条件的改善，现在多以个人收听和几个人收听为主。《中国播音学》讨论呼吸、停连的部分都有这方面的内容。还如第三十五章谈到文艺播音同录音素材配合的和谐美的时候说：“一个文艺节目从总体讲是以一种手段为主，其他为辅的，但是在局部，时常出现主从的转换。播音员必须在细微分析录音素材的基础上，做到‘它主我从，它弱我补；它从我主，它强我撤’，使语气灵活变化，避免僵化。处理这类转换时，一方面要注意变化的灵活性，使语言色调浓度自然加大或减小，另一方面要注意整体的统一性，使语言色调变化恰当适度。”这里讨论到应用技术理论里灵活和整体的原则了。

像上面讨论的灵活、整体的指导思想，可以说是贯穿《中国播音学》全书。很多章节的末尾都有如上面一节末尾那样的说明，例如：“在文艺播音的语言魅力这一节里，我们从文学艺术特征角度和文学艺术作品的社会功能角度，谈了‘形的喻示’‘情的点燃’和‘提供美的享受’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虽然是分别论述的，但是这丝毫不能冲淡我们对它们之间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密不可分性的认识——形因情而活，情寓形之中，情与形都以美为前提又以美为目的，只有达到它们的完美统一，广播文艺作品才会有强烈的艺术魅力。”这段话不错，但是不够，完美统一事实上做不到，只有尽可能做，提“高层次的统一”比较现实。这样谈灵活整体思想的说明还如第三十八章提出电视的特性是“家庭艺术”后说：“电视播音员屏幕形象的塑造，既有文化素养、美学素养的因素，又有技术性、技能性的因素。我们只有抓住电视这一传播工具的特性，才能使电视播音员的屏幕形象与各式各样的节目相适应，受到观众的认可和喜爱。”有宝贵的经验，可操作，有许多第一手材料和个案分析，这是《中国播音学》的强项，而这些是有意识地同应用语言学的应用技术理论结合在一起的，这尤其可贵。



三、发 展

1994年之后的有关著作，主要有吴为章《广播电视话语研究选集》，吴郁《节目主持艺术探》，姚喜双《播音学概论》。在播音学方面大的发展主要是：进一步讨论了大语言的思想；进一步讨论了主持人语言，由此引伸到队伍建设；提出了进一步系统研究的设想；调整了一些原来的认识。

姚喜双在《播音学概论》的第三章《播音创作的要素》里有这样一段：

电视图像具有运动和“连续”的特征。一方面是拍摄的客观景物、人物的运动；一方面是摄像机本身的运动。如机器的推、拉、摇、移、跟、升降等不同的摄法，全、中、近景和特写的不同景别的运用。“运动”要有一定的规则、节奏和韵律。“连续”，是指图像与图像之间的更替组合，从而产生“图像语言”。图像的更替组合应有连贯性、韵律感。图像语言具有表义性。如远景可以表达宽广，中景可说明平常，近景可描绘细节，特写能着重强调。在画面组接上，直接切换相当于“逗点”；淡入淡出表示“另起一段”；放慢转换，表示抒情，也有“同时”的含义，相当于“分号”；重合叠加可表达“回忆、幻想”。画面语言是具体、形象、丰富、生动的，同时又有其局限性。如：感性多、理性少；形象易、抽象难；拍实易、摄虚难，等等。播音创作主体要了解图像语言的特点和功能，利用其形象性，调动感情；把握其规律性，与其配合；弥补其局限性，发挥优势。（44页）

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画面这一符号，是很有意义的尝试。我们曾经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体态语，取得可喜的成绩。我们可以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许多符号。这里更重要的是姚喜双进一步讨论了大



语言的思想。1988年8月18日到20日，在黑龙江大学召开了第二届全国语言文字应用研讨会，姚喜双在一次大会发言里介绍了他向研讨会提交的论文《树立大语言观，强化整体把握》。他进一步提出：广播电视语言应用的研究，不光是对文字语言和有声语言的研究，还应包括画面、音乐、音响传播符号的研究，需要把握整体，综合运用。

这方面的研究很重要，忽视这方面的研究影响了我们广播电视的发展。卢子贵在《电视新闻特性的把握与运用》（《电视艺术枝叶谈》，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里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

对于电视新闻工作者来说，重要的是对电视新闻特征的内在构成机制、规律的把握运用。比如画面语言特性，它是由镜头、剪辑、传输等诸种要素构成的。其间既有属于技术的要素，又有属于艺术的要素。又如电视新闻语言的特性，它与画面语言既相依相成，又相互制约，由此形成它不同于报纸和广播新闻的特点。同时，一条新闻电视又是由画面、文字、包括同期声和字幕综合组成的。上述元素的关系，是有机地“化合”，而不是彼此分离，各行其事的。其间的“化合”方式，又并非简单一律。同一条新闻，不同的记者在媒介、手法的运用上的差别，必然会体现为角度、视点、可视性、简明性等等方面的不同，其中的规律是大可研究的。

卢子贵在文章里指出了这方面存在的一些通病，提出新闻的新还指角度、手法的新，无论在视点的新颖性、构思的精巧性、语言的生动性方面，都要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电视新闻的新颖性，包括画面语言和解说语言的新颖，以及整体构成的新颖。”“总之，我们一方面要发挥解说语言和画面语言各自的优势，另一方面又要将两者作为电视新闻的构成要素，来建筑电视新闻的声画融合的语言体系。”我同姚喜双等都有个想法，我们北京广播学院的语言学